

冊十八

書名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撰者 清 陳森 撰
 卷 冊十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編號 D8664900

品花寶鑑

第一回

史南湘製譜選名花

梅子玉聞香驚絕豔

京師演戲之盛。甲于天下。地當尺五天邊。處處歌臺舞榭。

人在大千隊裡。時時醉月評花。真乃說不盡的繁華。描不

盡的態。一時聞聞見見。怪怪奇奇。事不出于理之所無。

人于情之所有。遂以遊戲之筆。摹寫遊戲之人。而游

戲。最難得者。幾箇川情守禮之君子。與幾箇潔身自

彩色畫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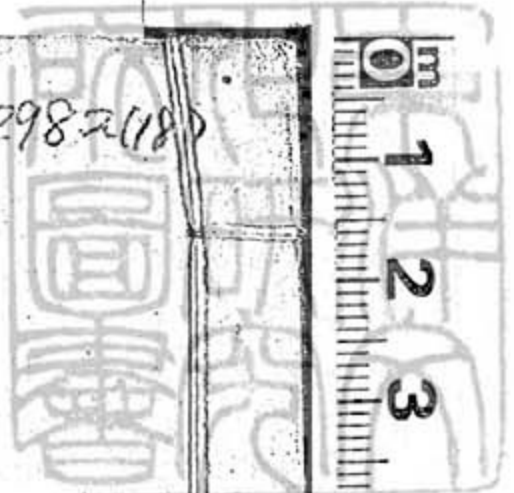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品花寶鑑

第一回

K298.2(18)



双紅堂
小說
62(18)

科2982
(8)

品花寶鑑

第五十二回

羣公子花園賀喜

眾佳人繡閣

本館

亦

亦

亦

話說光陰甚快。六月將過。又交七月。高品到了。住在怡園。

與南湘同寓。在清涼詩境。帶了本省撫臺的文書。一咨禮

部。一咨府尹。保薦應考博學宏詞。四方名宿紛紛漸到。已

定於八月初十日開考。且說春航吉期已到。這蘇侯是箇

潤家。大姑娘嫁與華公子。性靈就值百萬。今知春航是箇

寒士把京東的田庄批了二百頃。撥了兩名庄頭。六房家人男婦十箇了環。至珠寶古玩陳設鋪墊。以及衣服被褥。箱盒桌椅器皿之類。送奩那一日用了二千名。人夫。蘇夫人猶以爲薄。不及大姑娘十分之七。於鋪箱時。鋪了兩萬兩白銀。三千兩黃金。子雲是媒人。見春航房屋窄小。鋪張不下。把自己住宅東邊一所空房。借與他。有箇八九十間。還有箇小花園在內。這回春航娶親。賀客紛紛。狠爲熱鬧。請酒演戲。內外鋪設。也成了箇錦天花地。一箇蕙芳如何。

料理得開。子雲去請了張仲雨來幫忙。管了賬房。並指點鋪設一切。仲雨這些事是最在行的。諸事調度得狠有章程。新房內自有蘇府的人來鋪設。春航的母舅張桐孫。已帶了家眷往直省候補去了。今奉差來京。也幫著春航。張羅。初六那一日。有兩處戲酒。一處在聚星堂。請的是鄉試座師。禮部尙書劉守正。座師內閣學士王文輝。會試房師兵部郎中楊方獻。鴻臚寺卿周錫爵。光祿少卿陸宗沅。這兩位是同鄉前輩。兼有年誼。張桐孫陪了這幾位。在聚星

堂觀戲演的是聯珠班春航陪著一班名士在花園挹爽齋觀演聯錦班那一天大媒是徐子雲客是蕭次賢高品南湘顏仲清劉文澤王恂梅子王近日子玉病已好了勉強打起精神出來這八箇名旦不消說都在園中那聚星堂上一箇也不去盡是一班中年的腳色與那些尋常的旦脚在那裏應酬蘇蕙芳一會兒走了來又被張仲雨叫了去賬房幫忙倒比別人還忙些早上就開了戲諸人一面看戲一面歡笑好不高興子玉見那些名旦之中就只

少了琴言觸景傷情頗有一人向隅之慘眾人都會意思了見高品在那裏教王蘭保的戲蘭保點頭而笑高品出來裝出正經樣子連笑話也都不說一句少頃王蘭保來請點戲送到子雲面前子雲點了一齣喬醋高品點了一齣當中喬醋唱了當中卻是蘭保扮了小生倒作得人情逼肖春航是箇聰明人已知高品奚落他便說道這李亞仙真是箇女中豪傑前賺鄭元和是遵母命後來是感於

至情若我作了鄭元和。寧當身上衣衫。不當這巾。你們不聽得這兩條網巾繩子。是李亞仙親手打的麼。高品道。只怕衣裳有了泥。當不得了。你不聽得來興唱道。相公你戴月來。滿身露濕。我這件衣服。呵白苧新裁。未沾汗跡。子雲道。他是沾的露。你又怎麼說他沾的泥呢。眾人皆笑。作到來興進去。轎夫出來。趕打蘭保。跌了一交。便收了口白。說道。罷了罷了。被他一路趕來。跌了一身泥垢。且喜七叔贈我這件衣衫。我且去當了。也可聽得兩天呵。約兀的不。想殺小生也。眾人聽了。箇箇駭異道。忽然講些什麼仔細。一想。便大笑起來。高品只是微笑。眾人心裏早已明白。又聽得蘭保唱那玉胞肚的曲子道。

我只得門前窺伺。跟隨他繡幃香車。忍羞慚。要乞青眸。願應憐辱。在泥塗迴腸如路。雙輪一碾。一嗟吁。怎笑倚。蘭保唱到此。也要笑了。子雲等連聲喝采。諸人亂叫起好來。春航滿面通紅。指著高品罵道。我只道你別過了一年。自然也改惡從善。誰道還是這副歪心肝。高品道。這纔罵

得奇。我又講了什麼。這不是自己栽了筋斗。埋怨地皮麼。春航尙要罵他。只見家人進來稟道。蘇府粧奩已到。一片吹打之聲。春航請了子雲次賢。一同迎接。上前送奩的是蘇府幾位本家。親戚內中有華公子。繡衣金帶。玉貌如仙。春航尙是初見。已久仰這位連衿的大名。接進了聚星堂。齊齊見禮。華公子見了劉尙書。王文輝。是父執。便請了安。其餘都行平禮。春航與華公子係是新親。無甚話說。不過彼此道些仰慕之意。幸有王文輝。徐子雲幫著張羅應酬。

了。那幾位新親。頗不寂寞。粧奩到了。擠滿了街道。二千名擡夫。也就與出兵一樣。只見衆家人帶領擡夫頭兒。紛紛搬運。張仲雨跑過來跑過去。指這樣說那樣。門外人聲嘈雜。蘇蕙芳發賞封。上號簿。一箇人那裏打發得開。又叫了蘭保素蘭來相幫。足足鬧了兩三箇時辰。尙未清楚。裏頭許三姐也幫著手忙腳亂。同著那些陪房的擺這樣。安那樣。鬧得一身的汗。一件紬衫子。沾住了背心。腰也酸了。腳也疼了。喝了一碗涼茶。把扇子搨了一會。再來收拾。春航

忙進城謝粧去了。王文輝要推華公子首坐。華公子不肯。子雲意欲邀他進園。與諸名士會會。華公子也不願在外。便同了子雲進園。文澤等齊齊站起。華公子上前見禮。除文澤之外。都不認識。內中見一箇最年輕的。覺得如月光珠彩。鳳舉霞軒。骨重神清。風華雅麗。心裏一驚。覺眼中從未見過這樣人。子玉見華公子的品貌。也暗暗稱贊。清華貴重。儀表天然。果是不凡。華公子一一見了。問明了子雲。華公子道。敘起來。都有世誼。小弟疎于交接。今日幸會。

滌我塵衿。諸名士也各述一番景仰。遂推華公子首坐。華公子如何肯坐。說道。我們既幸會了。就與夙好一樣。若以小弟當客相待。倒是見棄了。我們今日敘定。下次就不用再推。方纔諸兄怎樣坐的。自然是敘齒。那位年紀比我小。我就替他敘起來。就是子玉比他小了三歲。華公子就坐在子玉之上。眾人見他直爽。也不讓了。華公子見這班人。都是瀟灑出塵的相貌。將春航比起子玉來。稍遜一籌。而神情灑脫過之。可算瑜亮並生了。坐了席。開了戲。那邊王

文輝張仲雨進來。在華公子面前張羅了一番。華公子要請仲雨坐席。仲雨道。今日我竟沒有這箇福分。春航謝粧已回。也請仲雨入席。仲雨道。外面一箇媚香如何照應得來。不可叫他怨我。便拱拱手走開。指著子雲道。總是你好作成。笑出去了。王文輝躡起了朝靴。手掉長髯。與華公子徐子雲講了一番話。也就踱了出去。春航請客。寬了公服。唱了一齣戲。華公子道。天氣熱。倒不用唱戲了。也叫他們歇歇。八旦上來。華公子不見蕙芳。便問春航道。怎麼不見那位狀元夫人。還在帳房裏麼。春航不好意思回答。子雲聽了笑道。如今鬧出兩位狀元夫人。倒與燕子樓上的話圓一樣了。華公子一想。自覺失言。便不再問。見素蘭美麗風流。亭亭可愛。卽叫他上前說道。你去年寫在那良宵風月圖上的詩。我已裱成了手卷。並請人題了好些。實在畫也畫得好。字也寫得好。人人稱贊。卽對子雲道。此君風韻不減袁蘇。貌類琴言。而聰明過之。贊得素蘭好不喜歡。華公子又問子玉道。弟與尊兄雖初次識面。但心契已久。有

箇魏聘才是府上搬出來在弟處住了半年。常常題及閣下。並有一事倒要請教。子玉不知問他何事。卽答道。魏世兄也時常題及尊府。但未識荆。不敢晉謁。不知有何賜教。華公子道。事本細微。但一時不能索解。聞得閣下與琴言訂交最密。矢志不渝。琴言在弟處。弟卽有所聞。琴言如今又同了做業師出京。閣下何以忍心割愛。而琴言又何以掉臂游行。乞道其詳。這一問把箇子玉問得頓口無言。面有愧色。而心中悲苦。又隨感而生。子雲見子玉甚是爲難。

便大笑道。這話須問我。庾香仁弟是長於情。而拙於言。你說何以忍心割愛。而琴言又肯掉臂游行。其故最易說明。此是庾香用情深處。欲成全這箇人。所以叫他同了令業師去的。况令業師認爲義子。已如平地而履青雲。琴言也明白這箇道理。成身以報知己。豈不勝於輕身以事知己。華公子點頭嘆息。子玉方安了心。華公子又與高品南湘、仲清、王恂、文澤、次賢各講了些話。知高品纔從蘇州來。問了些江蘇風景。偶然見素蘭的扇子。一面畫的甚細。要了

過來看了一會。又見那一面寫著小楷題目是斷腸詞。華公子道：「腸何可以輕斷？」子玉見了，又覺不安。華公子低低吟了一徧，又問素蘭道：「這是你自己的麼？」素蘭道：「字與畫都是胡亂塗寫的。」這詞卽指著子玉道：「就是梅少爺送玉儂的。」華公子招了扇子，對著子玉道：「看時就有幾分猜著。是吾兄手筆，非至情人不能道。」果然果然，又笑道：「這夢魂倒底喚得來喚不來呢？」子玉怎樣回答，眾人皆笑。忽見林珊枝走來，華公子便叫取衣服過來穿戴了，辭了春航，說道：「弟還要到舍親處有事，明早送轎來再會罷。」一拱而別。外面送套來，那幾位早已去了。諸人送下了階，單是那春航送出。素蘭見拿了他的扇子，便跟了出來。到上車時，華公子始見素蘭送他，知他要那扇子，但又心愛此詞，不忍釋手，便對素蘭笑道：「你好不解事。今日這箇好日子，你拿這斷腸詞扇出來，不教人忌諱的麼？」一面說，把自己扇袋裏的扇子取出來，與素蘭道：「給你這一柄罷。」素蘭請安謝了。華公子登輿而去。春航素蘭進來，素蘭將華公子換扇

之事與眾人講了。把他的扇子展開來與諸名士看時。見一面畫著兩枝桃花紅白相間。一面寫的小楷卻是美女簪花。娟秀無比。是兩首梁州序的曲子。後註金錯園賞桃花和桃花扇曲。春航道。這楷書是閨閣筆跡。眾人看這兩首詞情文互至。秀韻天然。贊嘆不已。子玉道這第二首也像閨閣口氣。子雲道不要是他夫人題的麼。這兩首像是唱和的。仲清道未必。如果是他夫人寫的。怎肯給人次賢道。這話說得是。諸名士在園內談心。卻說那聚星堂上。王文輝見諸名士一箇不來。頗覺岑寂。又不好意思去叫他們。想蕙芳在帳房裏。便叫了他出來。蕙芳也累苦了。樂得出來歇歇。便到文輝席上來。就在文輝旁邊坐了。此處是兩席。那席是劉守正。周錫爵。楊方獻。這席是王文輝。陸宗沅。張桐孫。文輝道。這幾天我知道你也累極了。所以叫你出來歇歇。此刻也應沒有什麼事了。蕙芳道也沒有什麼忙。藉此倒可跟著張二爺學學。那張二爺實在可以大大小小沒有一點遺漏。陸宗沅道。這是張老二的專門本事。

大概遇著這些事情。這帳房非他不可。文輝問蕙芳道。你將來打算怎樣。也要立箇主意。我若能放了外任。你同我出去罷。我就請你管帳。蕙芳笑道。管帳。我纔幫了幾天帳房。已經鬧得昏了。還能與你管帳呢。我倒有箇主意。而且還有幾箇人也願來。我想開箇古董書畫鋪。兼賣綢緞紙張。花繡香粉花木等類。這些物件。都到蘇杭去置辦。房子也有現成的。度香有所空房子。近著他住宅。也有箇小花圃在內。看大家湊起來。如果湊得成。倒也有趣。我們也不想發財。不過藉此安了身。幾箇相好聚在一處。也省得四方離散。文輝道。很好。我也願來一分。我來與你掌櫃。蕙芳笑道。我請不起你。你是就要放督撫的。你如果有不要的古董。搬幾件出來。借光擺擺罷。王文輝道。有有有。如果我放了督撫。我難帶的東西。都與你留下。蕙芳笑道。難帶的東西。想是麤笨的。你不要拿些木器傢伙。什麼鐵爐子。鐵火盆。寄放在我處。我是不領情的。陸宗沅。張桐孫笑起來。王文輝也笑把扇子打了蕙芳一下。你薄我這還了得。蕙

芳也笑。文輝手弄長髯。蕙芳道：你那髯子怎麼倒黑起來了。想是遵姨太太命染黑的。文輝笑道：這更胡說了。便自己看看鬍鬚道：老了。你們這些少年人。雖然與我們講些頑笑話。心上是狠嫌我們的。陸宗沅笑道：你不要帶著人說。我們的鬍子不是染的。那邊席上劉尙書周錫爵楊方獻都笑起來。惟有張桐孫是箇道學人。不會頑笑。周錫爵道：質夫。你那烏鬚藥的方子。可是你孫親家傳你的。文輝道：他那幾根鬍子。要用什麼烏鬚藥。既而一想。便大笑起來。陸宗沅也明白。也笑了。劉守正與楊方獻不解其故。連聲的問文輝。就將亮功女兒漆頭髮的一事講出來。聽得眾人皆笑。連張桐孫也笑起來。周錫爵道：既是這麼著。質夫。你何不到班裏借箇假鬍子帶著。省得這烏黑的東西。沾染了你們如夫人的臉。劉守正道：這一染就直染到胸前呢。文輝道：嚼你的舌頭。陸宗沅道：怎麼你把這尺寸都量得清清楚楚的。蕙芳道：帶著假鬍子好。你索性把真鬍子剃掉了。出門時帶了假的出來。進房時就除下。不更好。

看麼。大家又笑。文輝把扇子在蕙芳肩上打了兩下。笑着罵道。你這尖酸刻薄鬼。怪不得田湘帆被你收管得服服在地。一強也不敢強。但你也只有今天一天了。明日就有箇真狀元夫人來。看你又怎樣。蕙芳臉一紅道。豈有此理。這是什麼頑笑。周錫爵道。媚香不要理他。你到這裏來。咱們談談。蕙芳到那邊席上去打了一轉。通關又到這邊來。打了一轉。張仲雨又把蕙芳叫了去了。諸人已坐了一天。到迎親時刻尙早。也各自暫散。那蘇府繁華不能細述。明

日辰刻。春航先行了親迎之禮。隨後子雲並一班迎親的。押了花轎到蘇府來。一切交代排場已畢。花轎回來。一路笙歌鼎沸。儀從紛紜。滿街車填馬塞。好不熱鬧。進了門。請出新人。拜了花燭。珠圍翠繞。玉暖花香。說不盡富貴風流。溫柔旖旎。外面那些賓客及諸名士。又足足鬧了一日。到晚間春航進房。見了新人。果然應了子雲的話。真像蕙芳。便萬種溫存。十分美滿。真是佳人才子。玉女仙郎。占盡人間香福矣。明日蘇夫人請了他大姑奶奶。浣香與徐子雲。

夫人袁綺香去陪新吃扶頭卯酒。田太夫人請了王文輝的陸氏夫人帶了他大姑奶奶蓉華並媳婦孫少奶奶佩秋。又請劉守正的夫人沒有來。他媳婦吳少奶奶紫烟來了。周錫爵楊方猷陸宗沅的夫人都辭了。卻說華夫人清早起來梳粧。羣珠伺候打扮停妥。華公子進來在妝臺邊坐了一會。忽然笑道。不知二妹心裏此時怎樣。還是苦還是樂。華夫人笑了一笑道。虧你作姐夫的。講出這句話來。羣珠也都微笑。華夫人見公子手內的扇子不是前日寫的那一把。要過來看了一看。把這詞念了一遍。道。好詞。這扇子那裏來的。公子道。是陸素蘭的。我愛這首詞。所以帶了他回來。華夫人道。這首詞甚好。但不像是送朋友的。若送朋友。怎麼有這只道今生常廝守。盼銀塘不隔秋河漢。呢。若說夫婦離別之詞。又不像說是贈妓的。也不甚像。然而語至情真。卻有可取。華公子笑道。你真好眼力。這一評真評得不錯。這首詞是一箇人送琴言的。可不是夫婦不像夫婦。朋友不像朋友。妓又不像妓麼。然而寫這片情真。

寫得消魂動魄。華夫人道：是度香作的麼？華公子道：不是。是梅庾香。就是琴言向日的知己。華夫人問道：前日我寫的扇子呢？你不要給人瞧。華公子聽了這句話，方想起給了素蘭。就是這扇。心中甚悔。一時沒有留心，只得說道：我不與人瞧。我恐搨舊了，已收起了。華夫人也不疑心。他給了人，將要出門，帶了寶珠、愛珠、蕊珠、珍珠、明珠、掌珠六婢，又帶了小香兒與兩箇僕婦。此時新秋天氣尚熱，也不須多帶衣服，帶了一箇小錦箱，一箇錦匣，裝些花鈿脂粉外。

面叫一箇老年的管家，騎了頂馬，金齡、玉齡、蘭齡、桂齡，騎了跟班馬。華夫人出房到內花廳，就坐肩輿，出了垂花門，上了車。另有車道，繞過大堂，家人方上馬，隨後八輛大轎，車坐了羣婢，雕輪綉幃，流水一般的出城，來到了田宅。衆夫人已到，田老夫人迎下階來，羣珠扶擁著夫人進來。田老夫人一見，真是仙娥下降，玉女臨凡，走上臺階。田老夫人一把手挽住了衆夫人，出坐相迎。華夫人略略照應，管家婆鋪下紅毡，華夫人行拜見禮。田老夫人再三推辭，執

定不肯。華夫人拜了田老夫人也還了拜。然後與眾夫人相見。除了徐度香的夫人之外都不認識。徐夫人一一告知都相見了。然後請出新人來拜見了。婆婆又與各位夫人也對拜了。六珠婢磕了田夫人的頭。又與新人叩頭賀喜。蘇家賠房的一羣丫鬟僕婦十七八箇還有許三姐都到華夫人面前來叩頭。把三間花廳擠得滿滿的了。鼓樂開戲。請新人正席居中東西分了兩席。田夫人定席。徐夫人坐首席。徐夫人道：老伯母怎麼將姪女當作客了。這首

席該定新親。是要華家妹妹坐的。田老夫人只得讓華夫人坐。華夫人道：這箇姪女如何坐得。卽對徐夫人道：姐姐我姐妹不知敘過多少次了。怎麼今日忽然推起來。徐夫人道：往日我就僭你。今日妹妹是新親。況且你老遠的出來。我又近在此。我如何僭得你來。華夫人道：今日姐姐是家母請來陪舍妹的。叫妹妹跟著姐姐過來。怎麼今日倒要我坐呢。徐夫人笑道：我今日與你讓定的了。非但我不坐這首席。連那邊首席我也不坐。那邊自然要讓王老

伯母的田老夫人道。這箇賢姪女太謙了。若序齒呢。自然是王太太。但是老身請來作陪的。只好委屈些了。賢姪女不必過謙。從直些罷。徐夫人那裏肯坐。便道老伯母吩咐。姪女就坐那邊。這邊是一定不坐的。便走到西邊去了。田老夫人見徐夫人決不肯坐。只得又讓華夫人。華夫人又與徐夫人讓了好一會。讓不過徐夫人。經陸夫人也幫著。田老夫人勸他只得坐了。陸夫人坐東席第一。劉少奶奶坐第三。王少奶奶坐西席第一。顏少奶奶坐第三。田老夫人在東邊作陪。陸夫人對田老夫人道。太太那邊不用你過去張羅了。便叫蓉姑道。你在那邊代作主人罷。省得田老太太走來走去的費事。田老夫人滿面笑容。站起來說道。若得姑奶奶張羅。就妙極的了。說罷。便福了兩福。蓉華連忙還禮。陸夫人道。太太實在多禮。小孩子也當得起你這麼著。他們姐妹聚會。還高興不過。只怕你老人家過去。倒拘束了他們。田老夫人見新婦這般天姿國色。不覺喜動顏開。再看華夫人。真是同胞姊妹。一樣嬌柔。分不出次

第來看他們二人。倒像在那裏見過的一般。想不出來。惟覺眼中狠熱。想去想來。原來有些像蘇蕙芳。怪不得像見過的了。看徐子雲的夫人袁綺香。是冰肌玉骨。春容大雅。真是林下風流。與子雲恰是一對佳偶。劉少奶奶娟秀可愛。顏少奶奶秀麗超羣。甚是灑落。王少奶奶靜婉和妍。與劉少奶奶彷彿。再看那陸夫人。雖是四十以外。中年人骨格風華。穿衣打扮。尚極美麗。兩顴微露。臉上生了幾點雀斑。若遠遠望去。尚是一箇絕代佳人。像箇智慧聰明。才辨出眾的人。陸夫人道。想我太太真有天樣大的福氣。生這箇狀元兒子。娶這箇天仙媳婦。你老人家只怕是王母下凡。靈妃轉世。所以有這些仙子。仙女。跟了你老人家下來。我們雖不算蟠桃會上人。今日却也沾了。多少光托了。多少福。田老夫人笑道。我看太太的福氣。也就是全福了。自己。是正二品的誥命。到一品也快了。膝下佳兒佳婦。朝夕承歡。還有兩位千金在家。東床又皆是人中英俊。大姑爺。已是極好的了。前日我見二姑爺。這箇品貌。誰還趕得上。

他學問是小兒佩服得狠的。下科怕不是一門三鼎甲麼。陸夫人欣欣笑起來道。據太太在外面看我。我原像箇有福氣的。殊不知一家就是我一箇人操心。還要照應到外頭的事呢。我們老爺。他是不管家務的。至於兒子女婿。卻也不算不好。但此時都還未中。我想起來。我只怨我們老爺。去年偏偏作了主考。我早料著有這件事。我勸他先告一箇月的病假。躲過了這箇差。他執意不肯。倒說收了幾箇好門生。也與兒子女婿中了一樣。你看如今是一樣嗎。

依了我的話。三箇人進場。難道一箇也不中出來。所以被他誤盡了。八月內又聽得考博學宏詞。這也是百年難遇的。考中了。也可作翰林。但知道考得中。考不中呢。設或又派了他作起主考來。那就是坑死人了。太太你將我來比。你若論上半世呢。我也將就論下半世。只怕就差得遠了。華夫人與劉少奶奶聽他這一口清而且脆的話。聽得甚有趣。又見他捲起大袖子。手上玉釧金鐲。碰得叮叮噹噹。那一種精明爽辣的樣兒。倒也可愛。那邊徐夫人笑道。伯

母倒也不必自謙。我看你們兩位一位是東華聖母一位是南岳夫人。正是敵體新人坐了一坐。早已告退。這邊太太們講得好不投機。底下是許三姐張羅。徐家的紅雪紅蓮紅香紅玉紅梅紅月紅露紅英八箇。並華家六珠。與那些家人媳婦了鬟們。整整坐了八桌。這八桌裏頭有會說會笑的。有會喝會喫的。有抵著嘴不開口的。有縮著手不動箸的。各人有各人的模樣。三姐八面張羅。滿場飛舞。正席上聽了幾齣戲。放過了賞。散了席。太太奶奶們都到新房中坐。華夫人與他妹子說了好一會話。然後告辭。徐夫人要留他逛園。華夫人說晚了。改日再來奉拜罷。遂帶了羣珠登輿而去。徐夫人也卽告辭。陸夫人同了女媳回去。劉少奶奶也回。田老夫人一一相送。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五十三回

桃花扇題曲定芳情

燕子磯痴魂驚

話說前回書中華公子將自己扇子與素蘭換了。後被華夫人問起來。方知將夫人寫畫的桃花扇子與了他。甚是懊悔。一日卽命家人去叫素蘭。說明叫他帶了前日的扇子來。那日素蘭正在蕙芳處。商議開那古董舖的事情。蘇陸之外。尚有袁寶珠。金漱芳。王蘭保。李玉林。要來大家商

議那古董書畫等物。公湊些起來。也就不少。況且怡園花木極多。儘可分些來應用。我們何不先開起來。再到南邊製辦。也未嘗不可。若要等買齊了。就有兩三月。耽擱去了。蕙芳道。如今我們幾箇人。湊起那古玩來。能有幾樣。而且也沒有很好的東西。奇書名畫更少。開張起來。空空的什麼樣子。若盡靠些花木。不成箇花局子了麼。寶珠道。要湊東西。其實也不難。若說書畫。前日我見度香園中。曬晾也數不清有多少。一種書有十幾部的。他要這許多作什麼。

法帖重的更多。若畫那似假似真的。也有幾十箱。橫豎將來。總飽蠹魚的了。分些來。他豈有不肯的。至於古玩好的。自然不好去要他。他那不愛的東西。要幾件來。也就擱不下了。就怕什麼香料。針帶。顧綉的東西。倒少。又要新鮮。賣不得舊的。後來再添也可以的。這房子也不用收拾。一切俱好。器皿什物皆有。我們一班人全進去。也住不滿他。只要作些厨櫃等物。一完備就可開張。中秋前後。儘來得及了。漱芳蘭保同聲說好。又說就這麼著。我們大家去找度

香商量正商議間。忽見素蘭的人進來說。華公子打發人叫立等進城。素蘭道。他叫幾箇人。那人道。就叫你一箇說。叫帶了扇子去。素蘭道。我道他叫我作什麼。原來是爲這把扇子。蕙芳道。這扇子一定是他夫人寫的了。所以來要回去。素蘭就辭了衆人。到家換了衣服。帶了人上車。一徑到華府來。先到門房應酬了幾句話。再到珊枝處問了緣故。珊枝道。我不知道。或者要你寫什麼。素蘭在珊枝房裏略坐了一坐。珊枝道。公子在園中就去見見罷。省得他等。

於是珊枝領著素蘭一徑入園來。只見秋色斑斕。燦然可愛。問了園童。方知在潭水房山。二人登高涉下。過竹穿林的走了好些地方。到了門口。珊枝先回明了。素蘭進來見了公子。公子正在那裏畫扇子。旁邊站著箇小丫鬟。還有兩箇小書僮。素蘭請過安。站在一邊。華公子命他坐了。素蘭見公子所畫的扇子。也是兩枝紅白桃花。設色鮮明。甚是可愛。華公子知他愛看。便遞給他道。你看看有什麼毛病麼。素蘭接了過去看了道。兼工帶寫。得意得神。錢舜舉

徐熙合爲一手。公子道：前日那把扇子帶來沒有？那是人家的。那一天我沒有理會帶在身邊。昨日那人來取時，我纔想起，給了你這扇子，卻要還他。素蘭從扇袋裏取出來，雙手奉上。公子看了一看，擱過一邊，便道：你的書法，我是請教過了。你的詩詞，我尙未見。何不將那梁州序也作一首賞賞這扇上桃花素蘭？笑道：字已是勉強的。詩詞上沒有工夫，不敢獻醜。公子笑道：太拘泥了。你這樣靈慧人，怕不是「口錦心」作出來，還要比人好。不要謙。今日在這裏，逛半天，既要製曲，自然不可無酒。叫香兒到小廚房要幾樣菓品，並要那蓮心酒來。公子道：你們這班人爲什麼從前定要學戲？既學了戲，倒又不專於戲，學成了多少本事的？我想從前戲旦中，也沒有你們這一派，就有幾箇小聰明的，也掣不出手。況且他們的品行，我就不好說了。素蘭道：我們這樣本事，算得什麼？因是我們這等人，是不應會的，所以會寫幾箇字，會畫幾筆畫，人就另眼相待。先把箇好字放在心裏，若將我們的筆墨，換了人的名氏，直怕非但

沒有說好。盡是笑不好的了。公子笑道。這話也有些理。但真好真歹。人也看得出來。若你們的筆墨。真是那小孩子寫的做格。小丫頭描的花樣。難道也說好不成。況且我又奉承你作什麼。好歹自然要分得清。豈可沒人之善。但是你們後來這箇行業倒難。這碗飯也不是終於好喫的。素蘭道。如今我們幾箇人。現在想出一條道路。就將蕙芳寶珠等要開書畫古董。並些針線香料花卉綉緞等物。合成一箇大舖子的話說了。公子點頭道。這倒罷了。你們這幾

箇人也只好老於是鄉。這箇舖子幾時開呢。素蘭道。此時貨物都不全。所有東西。皆要到蘇杭去置買。先想湊些書畫等件。布置起來。原不當買賣作。不過這幾箇人沒有事。在那裏坐了。作箇公局的意思。至於要等置齊物件。必要到十月纔能完備。華公子道。要些什麼東西。定要到蘇杭去。京裏置不出來。素蘭道。那裏便宜。至於花綉刻絲等物。皆是蘇杭來的。公子道。定要那些東西麼。依我倒不要。若賣那些東西倒俗了。素蘭笑道。不過有這些東西搭配著

熱鬧些。不然也與那些書畫鋪一樣。且既作買賣。那伙計的辛俸飯食。也須出在裏頭。公子道。自然。既開鋪子。就要打算盤了。設或將來我來買把扇子。你也必得開箇虛價兒。說得素蘭笑了。公子道。你要些刻絲顧繡的東西。只怕我倒有。若用得用不得。就不可必了。前日聽說庫房裏。蛀壞了幾箇箱子。糟蹋了多少東西。大約有七八十年。沒有用著他。還是我老太太遺下來的。只怕用不得。顏色黯淡。花樣古老了。如果用得。我每樣給你些。教你開成這箇鋪子。至於古董書畫。也有要好的。不能不過中等的。素蘭請安謝了道。府上中等的。就是外頭上等的了。正說間。香兒領著兩箇書僮。挈了酒盒來。珊枝見素蘭喝酒。想沒有什麼差使。便走開了。華公子道。喝一杯。潤潤詩腸。好得佳句。素蘭道。今日真要出醜。恐石子裏榨不出油來。公子道。不用謙。況且是曲。一發熟極生巧。素蘭接過酒壺。與公子斟了。自己也斟了一杯。心中好不思索。且看那潭水房山的景致。屋是一統五間。東半臨水。像怡園練秋閣光景。西

邊。疊疊層層的危石。盤著藤蘿薜荔。陪著松柏桐杉。池內荷葉半凋。尚有幾朵殘荷。餘香猶膩。其餘草花滿地。五采紛披。後面玻璃窗內。望見綠竹蕭疎。清涼爽目。素蘭飲了幾杯。公子道。你看過後。面那塊石頭。沒有。素蘭道。沒有。公子領他從屋西到後面竹林中。素蘭見有箇石臺上面。豎著一石。如春雲出岫模樣。頂平根瘦。有八尺多高。渾身是穴。公子向石根邊。一箇小穴。指與素蘭道。你看這箇字。素蘭看時。是箇洞天一品石五箇字。又一行是五月十九日。米芾記。素蘭道。這就是米元章的一品石麼。聞是共有八十一穴。公子道。你數數看。素蘭數了一會。那高處及頂上的。如何望得著。也就不數了。看了一會。問公子道。我聞米元章拜石成了佳話。後人便繪他的拜石圖。聽得這塊石在安徽無爲州衙門裏。怎麼取來的。公子道。米元章拜的石。不是這塊。那是無爲軍中一塊英石。也生得玲瓏。這是他寶晉齋的洞天一品。若要考清這塊石的來歷。一時也說不清。這是我祖太爺在南邊作官時。地下刨出來的。從

品花寶鑑 卷五十三回
運河運到張家灣。特作了四輪的大車。用十二套的牛纜拉進來。素蘭又到各處逛了一逛。重復進來。要了紙筆說道。方纔倒想了幾句。只是不好。便寫了出來。是。

春光早去。秋光又徧。一片閒情空戀。齊紈皎潔。寫他紅粉娟妍。恨隨流水。人想當時。何處重相見。韶華在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休負了金樽淺。

華公子看了。不禁狂叫好道。你這首真是黃絹幼婦。可稱絕妙。恰是題畫的桃花。何等凄清宛轉。動人情味。連吟了

四五遍。忽將素蘭看了一會。素蘭低了頭。公子凄然動容。嘆了一聲。又問素蘭道。你這首詞。是何寓意。要說得這樣。素蘭道。也沒有寓意。公子是畫的桃花。況今秋天。似乎不能與春日賞桃花一樣題法。公子道。這箇自然。但你另有寓意。不然何以要說恨隨流水。人想當時。何處重相見呢。而且又說韶華在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這明明是。由後思前。翻悔從前。輕看春光之意。但憑你怎樣惜春。而春不肯留。又將如何呢。素蘭被他說破詞中之意。只得遮

飾道。其實我倒沒有什麼寓意。公子這一講倒像有意題
的了。公子笑道。你明明將琴言借題發揮。感諷我。但究竟
是他負我。非我負他。我如今一想。在我這裏也終非了局。
如今他倒好了。素蘭見他說明不能再辨。只得說道。公子
之待琴言。原是沒有說的。但琴言用情專一。不善變通。倘
使琴言一進京來。就遇公子。有這番恩典。他竟可以殺身
相報。至死不怨的。公子道。他與梅庾香倒底是怎樣交情。
素蘭道。他與梅庾香的交情。其實也不甚親密。就是兩心

相照。悲多歡少。這是人人解不出來的。一見就哭。大約前
世有點因果在裏頭。那日扶乩說琴言原是屈公前生之
女。我想庾香前世又是琴言什麼也未可知。華公子道。這
事渺茫。譬如你作了琴言當怎樣待人呢。這句話素蘭倒
有些難答。支支吾吾起來。華公子笑道。你作了琴言待庾
香怎樣。在我這裏又當怎樣。事齊乎事楚乎。必有一箇主
意。素蘭面泛桃花。只是不語。公子道。這有什麼不好說。况
我們皆是光明正大。無一毫暗昧之心。難道一人只許有

一箇知己。不準有兩箇麼。素蘭道。若論知己。自然越多越好。就以蕙芳之與田春航。瓊卿之與金吉甫。而論春航。固是蕙芳的知己。吉甫固是瓊卿的知己。蕙芳之待春航。瓊卿之待吉甫。也是報知己之報了。事雖不同。情則一也。然而他們待外人。也是這樣。心裏卻有權衡。外面若無軒輊。不露出厚薄來。所以人也不能說他們。也不能妬他們。若琴言之心。沒有一點曲折。這樣就是這樣。那樣就是那樣。所謂孤忠苦節。不避艱險。不顧利害。其實也是他的好處。公子點頭道。你說得是。我畢竟不是他的知己。但度香又怎樣的待他。算知己不算呢。素蘭道。若說度香待他。真也是箇知己。度香第一能包容。第二能體貼。琴言之待度香。或冷一會。或熱一會。笑一會。哭一會。挺撞一會。度香非但全不芥蒂。倒反過意不去。百般的安慰他。所以他視度香。也算一箇知己。華公子道。這麼看起來。我還不如度香。這也是各人的性情。勉強不來的。又問那漱芳呢。素蘭道。漱芳是箇和而不同的。外面雖和順。內裏卻有把持。公子道。

你看我的珊枝如何。你要直說不許恭惟他。素蘭一想這箇倒定要恭惟幾句纔好。若實說了是要鬧出亂子來的。便道。這箇人還有什麼議論呢。又忠直又正派。知恩報恩。還有什麼說話。公子恩能逾格。珊枝公爾忘私。城外人都。是這麼講。公子大笑道。這句話有些違心之論。我聞珊枝頗不利於人口。素蘭見公子口雖如此說。心上覺得狠樂。便答道。沒有說他的人。他待人也好。說他怎麼呢。公子道。雖然這麼說。我看他是箇有心胸的人。就取他見事明白。說話透澈。一句話從他口裏說出來。就與人兩樣。所以我倒喜歡他。就是肚子裏不甚通。不如你們。我也曾教他念詩。學學字。總弄不上來。今年稍明白些。尋常通候的書信。也可以寫寫了。就這一樣。別無他能。素蘭道。他自小沒有人教過他。但他這等聰明。也沒有學不來的。當下喝了些酒。又喫了些點心之類。又領了他。進了逛各處地方。天色將晚。素蘭告辭。公子道。你若沒有事。你今天住在這裏。不必出城了。素蘭一怔。尚未答應。公子笑道。這有何妨。難

道是瓜田李下麼。素蘭不語。公子又笑道。我教你住在這裏。也有箇意思。先不是說那刻絲顧綉的東西。你若住在此。我晚上就教他們翻出來。明日你看看可用得檢些去。省得又費第二回手。不過是這箇意思。素蘭起初當是戲言。及聽了這話。甚是感激。便道。果然天也晚了。也恐趕不出城。我也要與珊枝談談。就在他那裏住罷。公子道。狠好。我就去看那些東西。說罷。帶了小丫鬟進去了。一徑到夫人房裏。將素蘭的和詞給他瞧。夫人看了。贊好道。是今天題的麼。字不是你寫的是珊枝寫的。麼。比往日好多了。華公子笑道。正是。又道。前日庫房樓上。那幾箱的花繡片子。聽得說都壞了。還有好的在裏面麼。夫人道。那六箇箱子。壞的算起來。也不過三分。有七分好的。而且倒是頂好的。材料如今新的還不及他。我已將好的挑了出來。分給十珠了。此刻還有三箱存著。要挑還可挑得出兩箱。問他怎麼。公子道。我想留著這些東西。也無用。霉爛了。也可惜。不如賞人。如今有幾箇相公。要開箇舖子。正要到南邊買些。

東西又沒有人去買。我想起來。何不把這些賞了他們。我們自己也用不著的。夫人道。明日再挑些看看。如有好的。就給他們。當夜無話。素蘭在珊枝房內歇了。珊枝聽得素蘭在公子面前贊他好。十分歡喜。就與素蘭談心。又要與他換帖。素蘭雖不滿珊枝。但見他這番相待。也樂得送情。應許了。與他結盟。二人談了半夜。方各安睡。明日華公子吩咐將那三箇箱子。擡下樓來。再叫十珠婢挑選。選出兩箱可用。都是些綉蟒以及刻絲顧綉的裙料。褂料。還有枕簟桌圍椅披。各色鋪墊料。並零件荷囊扇袋的花片子。共裝了兩大箱。算起時價來。也直數千金。叫人擡出去。放在珊枝屋裏。公子又問寶珠要出那文房什物。以及玩器書畫。閒放著不用的。那本賬來。寶珠找了出來。公子看了。把筆點出了幾十樣。是新坑大端硯四方。中端硯六方。歙石硯十方。假銅雀硯二方。徽墨二十匣。印色一斤。田黃石圖章兩匣。青田石圖章兩匣。壽山石圖章十匣。昌化石圖章十匣。嘉興刻花竹筆筒十箇。大銅爐兩座。小銅爐四座。大

磁瓶一箇。大磁甌一箇。宜興茶壺二十把。雲南玉碗一對。玉盤一箇。圍棋子兩副。象牙象棋子兩副。寶晉齋帖兩部。閣帖兩部。絳帖兩部。其餘雜帖數十種。南扇五十把。團扇四十把。綉花宮扇二十把。宣紙二百張。高麗牋紙一百張。藍絹紅絹牋共四十張。白礬絹四疋。冷金捶金牋對紙共六十張。虛白牋一大捆。湖筆大小二百枝。香珠三十掛。香料十斤。英德石四座。玉烟壺四箇。瑪瑙烟壺八箇。水晶烟壺十二箇。玉如意四匣。宋元名款麕筆字畫四十軸。手卷

十二箇。冊頁二十本。把十珠婢忙箇半天。纔找全了。堆了幾張桌子。公子喫過飯。點清了。也一樣一樣的搬到外邊。叫素蘭點了。珊枝與他開了一篇帳單。素蘭見了。喜不可言。這也再想不到的事情。竟有了半箇古董舖了。在珊枝處喫了飯。珊枝幫他一樣樣裝好。裝了幾木箱。用棉花碎紙。搥了空處。免得車上碰壞。也收拾到下午時候。華公子出來。素蘭謝了。說了多少感恩的話。公子道。我昨日與你講明的。沒有什麼好東西在裏頭。這箇比不得自己留下。

的。若舖子裏賣的東西。也不過如此。若拿真古董出來。人
也未必認得。素蘭道。這已好極了。一刻時候要我這些東
西。那裏去我。就謝了公子出城。珊枝已預備了一箇大車。
拉了這幾箇箱子。與素蘭送出城去。不題。且說蕙芳等。昨
日早上見華公子叫了素蘭進城。後來打聽得一夜未歸。
今日又將一日。尙未見他回來。心裏猜疑。爲什麼事。耽擱
兩日。再著人到素蘭處打聽。恰好素蘭已回。少頃素蘭到
蕙芳處來。將華公子要他題那桃花曲。並待他一番光景。

賞他好些東西。這舖子竟可開成了。蕙芳也甚喜歡。卽同
到素蘭處。點了兩枝臘。開了箱子。一件一件的看了。對素
蘭道。這些東西。若全買起來。也要好幾千銀子。而且未必
有這好材料。再到度香處添幾樣。就可添可不添了。我明
日就把櫥櫃製辦起來。叫花兒匠來收拾花草。八月中秋
竟可以開了。素蘭道。題箇什麼名字呢。蕙芳道。我想題爲
九香樓。可好麼。素蘭道。好箇九香樓。妙極妙極。又請了寶
珠。漱芳。玉林。蘭保等來。大家看了。都極喜歡。同贊素蘭能

幹叫華公子這般傾倒起來。又贊他題的曲子。素蘭頗爲得意。明日寶珠等到子雲處。將華公子賞給素蘭的東西一一說了。並要子雲回去。也把帳單看了。點出花玻璃燈二十對。大小玻璃雜器四十件。料珠燈八盞。各色洋呢十板。各色紗衣料一百疋。各色貢緞二十疋。各色湖縐一百疋。各色綉綾一百疋。座鐘四架。掛鐘四架。洋表二十箇。眞古銅器一件。廣古銅器七件。碧霞璽帶板兩副。寶石大小六件。零星玉器一包。廣筆書畫一箱。各色郭絨衣料十疋。

沉香半斤。檀香四斤。各種香料四十斤。各種丸散三十瓶。香牛皮十張。佳紋席十張。湘妃竹扇料一捆。桃榔木對聯兩副。描金紅花磁碗四桶。其餘玩意物件數十件。花木隨時搬取。不入數內。開了一箇單子。給與寶珠。寶珠大樂。謝了。謝道。這幾日不必搬出。到開市那幾天搬到那邊去罷。春航知道他們要開舖子。又聞得華公子徐度香幫了許多物件。也要與蕙芳些東西。但係蘇小姐過門未久。雖然魚水情深。但將蕙芳之事驟然說起。恐他疑心。要喫醋起。

來只得托辭要了一二百兩赤金送與蕙芳添買貨物蕙芳
本想不受。但恐春航心上過不去。又見寶珠素蘭得了多
少東西。自己又有好勝之心。只得收了。托子雲著人到蘇
杭添置一切。子雲封了金子。開了一箇清單。寫了一封書。
著人到他乃兄署中叫管總的徐福親自製辦。一日子雲
正與靜宜南湘高品閒話。只見書童擎了一包書信進來。
子雲一看。封面是屈道翁在南京途中寄來的。心中一喜。
拆了總封。裏頭有十幾封信。與各相好。卻都是琴仙筆跡。

說自己跌壞了膀子。不能寫。無非是些道謝等語。內有懷
怡園諸同人五古一篇。並沿途七律八首。又見琴言另有
一封信。子雲拆開內裏是三封。一封是諸名士同啟。一封
是眾弟兄同啟。一封庾香才子手啟。子雲一一拆看。與他
們及與諸名旦的寫得已經沉痛。及看與子玉的信。是和
的金縷曲只見寫著是。

豈料真如此。只朝朝淚珠盈把。袖痕凝紫。烟水孤村何
處也。回首迷離難視。又雨細斜風不止。若果夢魂飛到。

望長天早趁江雲駛。須一刻走千里。報君近事心先喜。縱生離隻身還在。自應勝死。勉強加餐。期日後。要使形骸尙似。居兩地。從今伊始。自古多情成積恨。恨東流不接西流水。腸斷矣。寫此紙。

子雲等看了大奇道。不料玉儂竟能與庾香那首。工力悉敵。一樣沉痛。高品道。玉儂學問幾時長的。我去年沒有見他能如此。次賢道。這是新進長的。不料受乃翁陶鎔了幾天。就這些進境。若過兩年不知要好到怎樣呢。南湘道。我只道庾香這首詞是絕唱。不能和的。誰又想和出這一首來。我看到非玉儂不能。又見另寫著一紙道。

不要依韻。因原唱爛字韻。不能再。用勉強拾取。反失性情。故另換韻。六月初九日。阻風燕子磯。見鐵索練孤舟。俗稱乃陳妙常粧樓下。卽秋江送別處。回想從前置身。優孟曾演此事。不料今履其地矣。觸目傷心。愁多於水。猶幸南風打頭。吹我北向。夜夢偏左。言與心違。村雞一鳴。攬衣起坐。傷哉傷哉。何可言也。勉力加餐。願期後會。

請自寬解。以待晨昏。夏秋多厲。千萬珍重。勤先百拜。

子雲等看了。嘆息一會。子雲道。怎樣呢。將庾香請來罷。次賢道。不可。這首詞他若見了。必有一番傷心痛哭。那時在這裏。倒教他難爲情。不如送去與他。索性使他哭箇盡性罷。子雲卽著人將琴仙並道生的信送與子玉。卻說子玉自前日春航處見了諸名目。單少了琴仙一人。又感傷了數日。一夜在睡夢中。忽見雲兒走來道。少爺琴言回來了。子玉聽了大喜。卽問道。在那裏。雲兒道。就在門外。子玉忙

到大門外一望。只見烟水茫茫。杳無涯涘。便失驚道。這是什麼地方。迷迷離離。心無主意。沿著江堤走去。唯見白浪滔天。帆檣來往。走了一箭遠路。忽又見雲兒趕來道。琴言在船上呢。聞說在燕子磯下守風。子玉道。此地到燕子磯有多遠。雲兒道。這是觀音門。燕子磯就在前面了。但須得箇船渡去。二人在江邊站了一會。見有一箇小艇來。蘭漿呷啞。極其乾淨。到了岸邊。仔細一看。那盪漿的可不就是琴言。子玉叫道。玉儂從那裏來。只見琴言拭一拭淚。將船

攏了岸。子玉上了船，卻又不見了雲兒。子玉模模糊糊的問道。雲兒呢？琴言道。他又到前面去了。子玉聽琴言講道。一月之別，令人想死。你看我的眼睛都哭腫了。你倒絕不想著我。你那首詞我將他燒了灰，吞在肚裏，變了一肚子眼淚。哭也哭不出來。子玉道。可不是。你那上車時，我眼前一陣烏黑，倒像坐在你的車沿上。同了你去。後來你把我推下來，我像跌醒似的回去了。病了十幾天，怎麼說我不想著你呢？琴言道。你怎麼能到此地來，隔了一千五六百里路呢？子玉道。方纔雲兒同我來的，我覺也不甚遠。一出大門，便到這裏。琴言一面盪漿，一手搭在子玉膝上，說道。我如今恨你，我作了東流水，你作了西流水，接不到一處來。子玉尚未回言，只見琴言嫋嫋婷婷的站起來，坐在子玉懷裏，一手勾了子玉的肩。子玉甚覺不安，要扶他起來，忽然不是琴言，變了一箇十七八歲女郎，高鬟滴翠，秋水無塵，面粉口脂，芬芳竟體。子玉大驚，要推他起來，卻兩手無力，一身癱軟，只好怔怔的看著他。聽得那女郎低低說

道良宵風月千里姻緣。妾家不遠長板橋頭青樓第二門。便是君如不棄。願訂綢繆。子玉大駭心跳了一會。說桑中陌上素所未經。此言何其輕出。一入人耳力不能拔。知卿雖是戲言。但僕不願聞此。急欲起身離坐。被那女郎挽住。啾啾的笑道。世間有此猷郎。是何腐見。踽踽涼涼。一至於此。但君拳拳於杜玉儂。非為色耶。男女相悅。天經地義。君何以膠柱之性。作刻舟之想。且兩人鑿柄。情何以生。你若非好色之心。你且將愛玉儂的心說出來。君雖口具雌黃。

想難文飾。若以貌論。你看杜玉儂及我麼。如今是淚眼將枯。面黃於蠟。憔悴欲死。勸你不必假惺惺。棄了他罷。把子玉一把攬緊。子玉大窘。只得叫道。雲兒快來。那女郎又道。

猷郎你叫什麼。難道天下有女子調戲人的麼。子玉道。你將何為。那女郎道。我也不過憐才愛貌的心。君固男子。豈無能為事耶。子玉越急。正在無法。只見一箇船攏將過來。船窗相對。卻見琴言坐在船裏。吟他的金縷曲。悽惋欲泣。子玉叫道。玉儂救我。那女郎發起怒來。將他一推。狠狠的



罵了一句道。世間有此措大。令人氣忿欲死。子玉見兩船相並。便從船艙裏跨了過去。一見琴言。喜不可言。但仔細看他。果然是淚眼將枯。面黃於蠟。見了子玉。惟有掩面悲啼。子玉便覺心如刀割。琴言說道。誰叫你老遠的來。怎麼忘了我的話。我是叫你不要來的。你看這一派長江。太太心上不惦記你麼。適或受了些驚險。叫我如何當得起。硬嗚嗚的哭起來。子玉好不傷心。極意寬慰。琴言道。我今和了你的詞。卽取出來。給與子玉。子玉接了過來。一看不見有什麼詞。就是從前到華府去時。寄他那塊帕子。唯覺血淚斑斑。可數。子玉此時心中。如萬箭攢心。停了一會。問道。爲何你一人在此。你那義父道翁先生呢。那里去了。琴言道。你問我那義父麼。嘆了一聲。又淚如雨下。停了半晌。說道。我也爲要見你一面。不然這箇地方。就是我葬身之地了。子玉不解所言。尙要問他。只聽得後船艙有人出來。不見猶可。一見嚇得魂不附體。原來不是別人。是他父親。梅學士。滿面怒容。見了他。大喝道。無耻的東西。在家作得好。

事如今又背了你母親跑出來。這還了得。子玉這一唬口中不覺哎呀一聲。要想往那箇船上躲時。一腳踏了空。撲通的一响。落在江裏。將身一掙。出了一聲冷汗。原來是場夢境。只聽得虫聲唧唧。月照紗窗。欹枕自思。唯有黯然神傷而已。明日子雲處送了琴仙的和詞來。子玉看了一慟。欲絕過了半天。將這信與這詞。足足念了有百餘遍。又喜琴言學問大進。竟成了名作。便縫了箇古錦囊。置了此詞。佩在身上。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五十四回

才子詞科登翰苑

佳人繡閣論唐詩

話說子玉得了琴仙和詞之後。悲楚了好幾日。又想起那箇夢。見琴言十分憔悴。不知是何吉凶。只是鬱悶不解。終日精神渙散。涕淚沾巾。一日梅學士的家書回來。與顏夫人說在任上狠好。也取了多少真才實學的士子。現今有箇進士保薦博學宏詞進京。托他帶了三千金回來。說子

玉年已十九。可以完婚。若要等我任滿回來。要到明年冬。天適或又有調動。更覺遲了。况王質夫又係至親。至好。一切可托。仲清料理。不豐不儉。叫顏夫人辦了。這件親事。又與子玉一箇論帖。說近日寄來詩文。頗有些進境。今秋有鴻詞之試。你要自己明白。如可以自信去得。卽求人保薦。如果不能自信。也不必好此虛名。顏夫人問子玉道。你父親問你信得過。再去。信不過。就不用去。你是怎樣。子玉道。自信呢。也拿不穩。必定可取。但如我這樣的。也多。就考不

上也沒有什麼不是處。顏夫人請文輝來商量。將家信與他看了。文輝道。方纔親家與我的信。也是這些話。我去年就來問過的。我那裡是早已預備停妥。不論遲早。總在八九兩月之內罷。至於考是必要去的。這有什麼自信不自信。這事也在我。表妹不必費心。劍潭恂哥也都要去的。一同求人保薦就是了。顏夫人道。至於子玉的姻事。妹子實在不在行。也沒有一箇料理的人。總求表兄事事說明。應該怎樣。我們這裡就遵著辦。倒不要含糊纔好。文輝道。這

事也沒有一定的辦法。我們這樣局面。太省也省不來。外面的排場是必要的。劍潭倒還明白。表妹一切吩咐他。就是了。坐一坐別了。顏夫人回去。將子玉。仲清。王恂。托了劉尚書保了。考期三日前。就忙亂起來。各士子投印結買卷子。海內文人紛紛擁擠。自致仕先達。以及布衣。共有七八百。八子雲托人保了次賢。次賢忽然的抱病起來。不能赴試。子雲甚為太息。初九日。派了幾位閱卷大臣。蘇侯又做了總裁。華公子派了搜檢官。徐子雲派了收卷官。劉文澤派了彌封官。張仲雨派了巡羅官。初十日。一早。取場。扁試。題目是擬漢詔。擬唐疏。五經條解。五代南北朝年號考。治河策。問酌六科則例。增損鹽法利弊。正本清源論。八題。二試是大禮賦。大樂賦。大蒐賦。三試擬杜少陵北征詩。韓昌黎南山詩。皆依元韻。這三場。子玉甚是得意。第一試共有八百人。就貼去了五百。第二場。止三百名。了。第三場。出榜時。只取了六十名。王恂已被落。尚品取在四十九。仲清取在二十七。子玉取在第二。片期殿試。子玉文星照命。也占

鰲頭共取了三十二名。仲清高品才高運蹇。皆被落。此科最年輕者就是子玉一人。授了編修之職。顏夫人好不喜。歡。正是身經三試。壓倒羣英。比中狀元難得多了。子玉見仲清高品。王恂等落第。心甚不安。並不以此自得。反謙謹了許多。拜了保薦老師。劉尙書是熟極的。及謁閱卷老師。蘇侯見了子玉。就想起子雲之言。真是日星鸞鳳。喜不可言。王文輝與陸夫人心中半喜半悶。喜的是子玉考中。悶的是王恂。仲清不中。但接着要辦女兒的喜事。也就喜多。悶少。一日王恂的妻子孫佩秋與仲清的妻子蓉華到瓊華房裡來賀喜。蓉華道。妹夫恭喜。壓倒了天下英才。如今是玉堂金馬。才子神仙。比今科鼎甲還要體面了好些。這是妹妹的福氣。我如何比得上來。佩秋講道。二姑爺真是天下第一箇才子。我聽這些赴考宏詞。從前中過鼎甲。點過翰林的。也有在內。也考不過二姑爺。二姑爺不是名聞天下麼。狀元三年出一箇。這宏詞科是幾十年考一回。不比中狀元強得多了。你一句我一言。把箇瓊華說得臉紅。

又不好回答。心上雖是喜歡，但未過門，如何可以公然領謝。只得手拈衣帶，低頭不語。姑嫂二人見他不好意思，就不說了。蓉華見他妝台上擺設得甚是精雅，見桌上有一本詩集，蓉華翻看時，是南海杜軍門浣白夫人的詩草。蓉華道：「這浣白夫人詩怎樣？」瓊華道：「詩也做得好，就是不脫閨門氣，無甚體裁。」蓉華道：「你看那些題詞呢？」要算誰的好。瓊華道：「那瑤因女史十首七絕，就做得好。還有那浣香浣蘭這幾首七律，真是綉口錦心。」香因慧果道：「這兩人不知是那裡人？」蓉華道：「這兩人我七月內都已會過。有他們的詩麼？」我前日倒沒有細看。瓊華翻了出來。蓉華看了道：「果然。這浣香浣蘭是蘇年伯蘇侯的女兒。浣香嫁與華家，浣蘭就是田春帆新娶的夫人。這兩姊妹真是才貌雙全。世間少有的。」瓊華道：「就是他們麼？怪不得母親回來這麼誇獎他們。」佩秋道：「他們姊妹倒像雙生似的一模一樣。比二位姑娘生得還要像些。」蓉華道：「我們雖是親姊妹，其實不很像。你看二姑娘的秀艷風韻，倒像隱在肌膚眉目裡面像。」

箇碧紗籠罩着牡丹花。那花情花韻。隱隱的要透在外面。然卻不露出來。我近來已是老幹橫斜。絕無姿態。你不見我面上顴骨。也要顯出來了。佩秋道。這是你近來瘦了些。終是有箇外甥。自然累得慌了。我看蘇氏姊妹。浣香華妍。像朶白牡丹。浣蘭清艷。像是粉芍藥。袁綺香像蓮花。香能及遠。覺有瀟灑出塵之致。蓉華道。劉大嫂呢。佩秋道。劉大嫂倒像碧桃花兒似的。瓊華笑道。劉大嫂小小巧巧。絕像櫻桃花。他又會笑。又像含笑花。這箇人最有趣的。又問蓉華道。那浣白夫人詩。你題沒有。我打算也要題一首。蓉華道。我寔在心緒不佳。做出來也是不好。不如藏拙爲妙。你是題的什麼。你的歌行最好。自然是長古了。瓊華笑道。我昨日胡亂做了一篇。要哥哥改改。他倒說好。就這麼樣。我細看寔在不好。要重做了。還得姐姐潤色。潤色。蓉華笑道。要我潤色。那就請着了鐵匠點金成鐵了。佩秋道。我看學做詩也不容易。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若說唐詩三百首。我就很熟的。就是不會做詩。蓉華道。你

是不肯做。做了又不肯給人看。前日你的七夕詩。我就看得很好。爲何有這樣詩才。要秘不示人呢。佩秋笑道。我何曾做什麼七夕詩。你從何處看來。蓉華道。我聽哥哥念的。還贊得了不得。這是誰做的呢。佩秋笑道。或者就是你哥哥做的。做得不好。就說是我做的了。瓊華笑道。嫂嫂你說三百首。狠熟。你得意是那幾首。佩秋笑道。我最愛念的是七絕。杜牧之的幾首。折戟沉沙鐵未消。烟籠寒水月籠沙。青山隱隱水迢迢。落魄江湖載酒行。銀燭秋光冷畫屏。李

義山之君問歸期未有期。溫飛卿之冰簟銀床夢不成。七律是李義山的無題六首。與沈佺期的盧家少婦鬱金堂。元微之的謝公最小偏憐女。五律喜歡的甚多。七古我只愛長恨歌。琵琶行。五古我只愛李太白之長安一片月。與妾髮初覆額。兩首。蓉華道。你喜歡我也喜歡些。五古如孟郊之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杜工部之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寫得這般沉痛。七古如李太白之長相思。行路難。金陵酒肆岑參之走馬行。杜少陵之古柏行。公孫大娘

舞劍器韓昌黎之石鼓歌李義山之韓碑五律如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星隨平野濶月湧大江流時有落花至遠隨春水香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七律如崔顥之峯蕤太華俯咸京崔曙之漢文皇帝有高台李白之鳳凰台上鳳凰遊你倒不得意麼佩秋道我也有得意的譬如那大家的詩力量大我就不能學他若小巧些的意遠情長還容易領畧些瓊華道唐詩三百首真是全唐詩中的精液而溫李七古止載義山韓碑一篇便於初學津梁若以

我看去一詩有一詩的好處亦不可以優劣論但我看時人多好做七律以其格局工整可以寫景又可以傳情無如詩中最難學的就是他我倒怕做只好做七古唐詩中的七古佳者亦難盡述卽如三百首中如岑參之白雪歌內云

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卽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
千樹萬樹梨花開散人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
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猶著

寫塞外胡天。偏用梨花珠簾羅幕狐裘錦衾角弓鐵衣等
字相間成文。便成了清冷冷。冷。冷。的世界。妙在言語之外。高
適燕燕歌行云。戰士窮邊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寫得
軍中苦者自苦。樂者自樂。王維洛陽女兒行云。
畫閣珠樓。晝相望。紅桃綠柳垂檐向。羅幃送上七香車。
寶扇迎歸九華帳。春窗曙滅九微火。九微片片飛花璫。
戲罷曾無理曲時。妝成祇是薰香坐。

寫女兒之嬌艷自然。不同年年金線代人作嫁的光景。若
況痛悲涼。則莫如老杜之兵車行。哀江頭。哀王孫等篇。人
說李杜詩格不同。我說杜詩也有似太白處。其寄韓諫議
云。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
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
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烟雾樂。
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旁。
似問昨日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

不絕似太白麼。還有韓昌黎謁衡岳廟與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絕似少陵。不知二公當日有意摹倣。還是無心相像的。蓉華道你真論詩真切。將這些議論倒可以做一本詩話出來。佩秋道我也看得出。卻論不出來說不直說不透。倒教人駁起來。瓊華道五律自然以真摯爲貴。其餘寫景寫情總也容易。如杜少陵之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四十字至情至語。爲五律之冠。七律格律甚多。似以浩氣流轉爲上。以我的見解。首舉一首爲格。我想如祖詠望薊門云。

燕臺一去客心驚。笳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

這箇格律最妙。後來倣者甚多。如杜工部之風急天高猿嘯哀。花近樓高傷客心。歲暮天涯催短景。羣山萬壑赴荆

門。柳子厚之城上樓高接大荒。劉禹錫之王瘠樓船下益。則李義山之猿鳥猶疑畏簡書。皆是此格。此數首爲一律。亦像一手。七律中亦有最真切者。如白香山之望月有感云。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這純是血性語。幾乎天籟。香山詩當以此爲第一。蓉華道。

此是遭遇使然。所以人說窮而後工。瓊華道窮而後工也。是有的。然後人未嘗無此流離之苦。他却不能如此寫。倒不寫真情。要寫虛景。將些淒風苦雨。和在裡面。雖也動人。究竟是虛話。何能如此篇。字字真切。佩秋笑道。我就不喜歡這等詩。若學了他。不是成了白話麼。瓊華道。詩只要好。就是白話也一樣好看。若極意雕琢。不能穩當。也不好看。倒反不如那白話呢。你看岑參逢入京使那一首。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

憑君傳語報平安。

再如王維的。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便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

徧插茱萸少一人。

何嘗不是白話。却比彫琢的還要好。不然就要造意深遠。

措詞香艷。字字是露光花氣。方能醒眼。如王昌齡春宮曲。

聞怨是人人說好的。其餘如溫飛卿之。

冰簟銀床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雁聲遠過瀟湘去。

十二樓中月自明。

顧况的。

玉樓天半起笙歌。風送官嬪笑語和。月殿影開聞夜漏。

水晶簾捲近秋河。

字字如花瓣露珠一樣。你說可愛不可愛。蓉華道。被你批

了出來。真覺得醒眼些。你看那些詩首首是好的。也有可

議處沒有呢。瓊華道。那我不敢。我是什麼人。敢議唐賢。不

要教人笑我罵我麼。蓉華道。這是我們的私見。有誰知道。

品花寶鑑 第五十四回
瓊華道若說可議處也有呢。我就要議那詩祖宗那一首少陵夢太白詩云。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

此寫得絕妙。並恐夢的不是真太白。以下接那魂來楓林。青魂去關塞黑。這兩句夢的是死太白。不像是活太白。子何不刪了這兩句。直接。

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如此徑住。那水深波浪濤。無使蛟龍得。也不要倒覺含蓄。不盡。蓉華佩秋都笑道。真的刪了倒好。那箇楓林青關塞黑。直有些鬼氣。這是你的卓見。還有什麼可議的麼。瓊華道。還有僧皎然訪陸鴻漸那一首。古不像古。律不像律。不知選家何意。其詩云。

移家雖帶郭。野徑入桑麻。近種籬邊菊。秋來未著花。扣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報道山中去。歸來每日斜。

毫無意味。若講律。現重了來去兩字。真已失律之至此種。

詩似是而非。斷不可以學。至於五絕小詩。另有別意。可入樂府。然尤難及者。如金昌緒之。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白香山之。

綠蠹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此皆信手拈來。都成妙諦。佩秋道。姑娘論詩深得三昧。若去考博學宏詞。怕不是狀元。又是當初的黃崇嘏了。瓊華笑道。單靠幾句詩中用麼。佩秋道。二姑娘從前那些詩我

見你還要叫你哥哥改。不是我說你哥哥。倒未必做得出來。若做得出來。不至三場就被貼了。蓉華笑道。這句話給哥哥聽見。他是要不依你的。佩秋笑道。我是沒有學過做詩。但我前日聽他們說杜少陵的北征。韓昌黎的南山。我將他翻出來看時用的都是險韻。二位姑娘我倒考你。一考罷。你們說北征多少韻。蓉華笑道。這倒被你考倒了。你是數了來難人的。我却沒有數過。而且我也記不全。瓊華道。北征好像七十韻。佩秋道。你記得他有幾箇重韻在裡。

頭瓊華道。若說重韻也。只有一箇日字。第三韻朝野少暇。日與二十七韻嘔泄卧數日。這是的確確是重的。佩秋笑道。還有往者散何卒。與幾日休練卒。與後佳氣上金闕。下又是灑掃數不闕。雖是一字兩用。也要算重的。瓊華道。這不好算重。一箇是闕門的闕。一箇是闕畧的闕。不過音同罷了。如何算得重韻。至於卒字韻。更不是重。至尊尙蒙塵。幾日休練卒之卒。乃是兵卒。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此卒字讀促音。乃散何卒然之速也。韻本兩收。蓉華道。妹寔是好記性。我只記得幾句最佳的。是瘦妻面復光。痴女髮自櫛。還有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歸美明皇。其意正大。不高於劉禹錫之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白樂天之六師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至於南山詩。我雖看過。但一句也不記得。結屈勢牙的。如何念得。且字又難認。嫂嫂你倒記得清麼。佩秋道。我原是查了來。故意考你們的。若要念熟他。如何念得熟呢。且有一百韻之多。且字又難認。瓊華道。你數錯了。南山詩一百零二韻。內中一

箇重韵也沒有真與子虛上林一樣。非大力量不能。佩秋道。你說沒有重韵。我說也有一韻。常昇棠坵望戢戢見相奏。又云。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奏。不是兩箇奏字。瓊華笑道。你又論錯了。或赴若輻奏的奏字。雖刻的是三點水。其意是輻奏之輳。是車字旁。我要請問嫂嫂。鳥獸的獸字。去了犬旁。是讀什麼字。佩秋笑道。有這箇字。相還是獸字。瓊華笑道。不是。是畜字。音嗅字。你不記得。因緣窺其湫。疑湛閉陰豎。註豎畜產也。大約也是蛟龍所生的子。如虫的子。

爲蝦。一樣的光景。蓉華道。可惜你不能去考。你若去考時。倒是必取的。這些詩都能這麼爛熟。真是虧你。瓊華笑道。我却倒是因出了這兩箇題目。新近纔看熟的。蓉華道。你拿那南山詩來給我瞧瞧。瓊華找了出來。蓉華看了兩句。數了一數。問瓊華道。第七韻是什麼字。瓊華笑道。那裡有這種問法。就算熟極的。也不能記得第幾韻是什麼字。等我數下去。卽一韻一韻的念出來。笑道。是瘦字。佩秋道。這是在難爲他了。背得這麼熟。想姑娘和韵是必定和得出。

來的。瓊華道。這一百二韻字雖難些。倒容易用。那北征詩方纔姐姐說的不聞殷夏衰。中自誅褒姒。這箇姐字就難用得狠。不知他們考上的。是怎樣用。妹夫哥哥的。也是用姐姬的姐字。大概除了這箇也無二用了。佩秋笑道。只要問二姑爺就知用法了。瓊華臉上一紅。不言語。佩秋道。將來二姑爺過門。第一天就教二姑爺要背清了詩韻進房。不然關了房門。教他跪在門外。別要理他。好叫他知道咱們女人中也有箇博學的呢。蓉華笑起來。瓊華更覺含羞。停了一停說道。想是我哥哥跪過的。佩秋笑道。可惜我不配。若配時你哥哥自然也要跪了。蓉華道。日子快了。我們姐妹也不能常在一處了。妹妹是箇有福氣的。不比我們。又說道。看看你外甥再來。便出去了。佩秋也同了出去。瓊華暗想道。姐姐一肚子的牢騷。這也難怪他。但姐夫這樣才學。終要高發的。不過遲早些罷了。又想自己的郎君纔得十九歲。已能如此。真是難得。但聽得從前有箇什麼琴言。害他病過幾場。如今不知這琴言又怎樣了。却說王文

輝定了九月十九日吉期。顏夫人寫了家信。說子玉已中宏詞。又卽完姻。一切交與仲清辦理。仲清打起精神。幸他本來曠達。也不將這些得失放在心裡。便照常一樣。過了幾日。吉期已到。兩邊各請喜酒。還有那些名旦。夾在裡頭。送戲送席的。鬧了好幾天。洞房花燭之夜。子玉一見。頗覺心花開放。說也奇怪。倒不是做書人說謊。也是前定姻緣。皇天可憐。子玉這一片苦心。因琴言是箇男子。雖與子玉有些情分。究竟不能配偶。故將此模樣。又生箇瓊華小姐出來。與琴言上妝時一樣。豈不是箇奇事。此事顏夫人久知。當日見了琴言。卽說像他媳婦。這麼看起來。就是兩家的像貌。也是五百年前就定下的了。一見之後。又未免有些感觸起來。忽又暗暗的解釋。遂成就了良緣。愛果自然。也不像那夢中措大的光景。若像那夢中光景。豈不要將箇瓊華小姐氣死了麼。明日也請了袁綺香。蘇浣香。浣蘭。吳紫烟。王蓉華。孫佩秋。來陪新人。羣仙高會。又敘了一日。華夫人因是父親得意門生。又是年伯母來請他。所以欣

然而來。至排場熱鬧。與田家一樣。不能細述。以後子玉閨房之樂。真是樂不可言。一箇仕女班頭。一箇才人魁首。或早起看花。或遲眠玩月。或分題拈韻。或論古辨疑。成了箇閨房良友。自然想念琴言之心也減了幾分。一日子玉在房中與瓊華談心。值館中有事請他。即便穿衣出門。不意將箇小錦囊落在地下。瓊華拾起解開時。見摺着兩張字。一張認得是子玉筆跡。一首金縷曲。反覆吟哦。甚覺悲楚。知是送別詞。再看那一張。也是金縷曲。想是那人和的。又

看了信牋。寫着琴仙的名字。知道就是琴言。想道。我幾次問他那琴言。他總不肯告訴我寔話。倒取笑我。說我與他生得一樣。如今教我拿着了憑據。看他回來怎樣抵賴。原來他們有這樣深情。彼此魂夢相喚。又說腸已斷了幾回。這箇情倒是人間少有的。又想我在家時常聽得哥哥與姐夫議論這箇琴言。說他這段情來得狠奇。令人想不出來的。今看了這兩首詞。果然非有情有恨人說不出來。便將那詞稿收起。將那錦囊挂在一邊。少頃子玉回來。一時

倒想不起錦囊。忽見挂在那邊，便吃了一驚。瓊華故作不見。只見子玉欲取不取，如有所思，頗爲可笑。子玉忍不住，把錦囊取了下來，捏了一捏，空空的心甚着忙。知道瓊華取了去了，別樣倒還可以辯。惟有那信上有琴言的名字，如何辯得來。欲要問時，又不好徑問。只時時偷望瓊華一眼。瓊華忍不住笑了一笑。子玉藉此進言，便問爲何好笑。瓊華道：我笑麼？我其寔也不要笑，偏無故的笑起來。子玉也笑道：那裡有既不願笑而偏要笑的？正是人世難逢開

口笑。瓊華又笑道：人生有幾斷腸時。子玉聽了這句，已打到心坎裡來，便不敢再問。心上想走開了，就算了。省得講這一番糊塗帳。瓊華已瞧出他要走，若走了這話，就說不成。便要將話兜住。他對子玉道：我今日見了兩首好詞，我念給你聽。便念將出來。子玉笑道：你不必論什麼，單論這兩首詞好不好。瓊華道：好若不好，我還念熟他。但我不甚懂得詞中之意。你講給我聽。子玉笑道：但凡詩詞的意，也不能講的。一時要湊成那一句，隨便什麼都會拉上來。只

可說以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若要認真講起
來。那離騷美人香草之言也。去鑿鑿的指明他嗎。瓊華笑
道。寓言是寓言。寔話是寔話。我也會講。子玉聽了。想走瓊
華拉他坐了。便念那詞道。何事雲輕散。今果然真到海枯
石爛。第一句就講得這樣沉痛。若教我要接一句。就接不
下了。好在一句推開說離別尋常隨處有。偏我魂消無算。
人說黯然而魂消者。惟別而已矣。你便說魂消還不算也。
不曉得消了多少回了。又過了幾回腸斷。這腸也斷了幾

回。說到此想了一想。又道。只道今生常厮守。盼銀塘不隔
秋河漢。誰又想境更換。又是一開一合。這上半闕已轉了
三層。這片情誰人道得出來。若算常常厮守。毫無間隔。成
了一家眷屬。不好嗎。偏偏的又要分離起來。又念道。明朝
送別長亭畔。忍牽衣道聲珍重。此心更亂。我讀到此也覺
心酸。况身親其際。不知要怎樣呢。以後就去得遠了。望文
望他不見。也不知他倒底在什麼地方。所以說門外天涯
何處是。但見江湖浩漫。然江湖雖只浩漫。要說我的愁腸

只怕一半還浣不盡呢。所以說也難浣愁腸一半。底下真是奇想。難道身雖離開了。不許我們魂夢相會麼。但隔得老遠。魂夢又未必能來。或者心動神知。且呼他的名字。或者倒呼喚得來。于是非但我這邊呼他。他那裡也呼喚我。兩邊湊合。竟能湊着。也未可知。所以又說若慮魂夢飛不到。試宵宵彼此將名喚墨和淚。請君玩。這句也不消解。不過和墨和淚。請你看就是了。是這麼解的。不是子玉笑道。解得一點不錯。瓊華道。我且問你。這人與你常相厮守。你

却怎樣位置他。子玉道。不過侍書捧研。瓊華道。侍書捧研。何用魂夢相喚。子玉着了一分急說道。我說你是我的知己了。自然是洞見肺腑。誰道你也不能知我。何況他人。瓊華笑道。我講得這麼透澈。怎說還不能知你呢。子玉道。別人講些糊塗話。也由他。你是不應該講的。現在相貌還有些便住了口。瓊華道。噫。那你就應該住了口。不說下去。子玉看了瓊華。瓊華也看了子玉。子玉只得陪笑道。這事也不用講他。橫豎久後自知。也不須分辯的。我今日見着度

香說他夫人要請你去賞菊花。還請庸菴與劍潭的夫人。並衆相好的夫人。你去不去呢。瓊華道。我不去罷。子玉道。爲什麼不願去。瓊華道。一來我也纔過來。還沒有滿月。二來也要等太太分咐。如太太去。我就跟了去。子玉道。他們不請太太。單請你們一輩人。度香並說他夫人講的日子。還沒有定。要一家一家去問明了。都高興來。要全到。不准少一箇。還要沒有大風的日子。若有一箇不高興。再改期。所以預先要問定了。瓊華道。且看我們姐姐嫂嫂怎樣。他們若都去。我也去。如有不去的。我也就不去了。子玉恐他再問琴言的事。盡找些閑話與他講。瓊華明知子玉心事。也不忍再問。教他難爲情了。正是魚水深情。鳳凰良匹。曾經滄海難爲水。願作鴛鴦不羨仙。下卷要詳敘琴言在路景況。且俟細細分解。

--	--	--	--	--	--	--	--	--	--

古今圖書集成



凡所
圖畫
書畫

